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李 中 耀 改写

保尔·柯察金



保尔·柯察金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李 中 耀 改写



甘肃人民出版社

保尔·柯察金

(苏联)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李中耀改写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插页2 印张5.125 字数81,000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9,030

书号: 10096·338 定价: 0.48元

作者自传

我，尼古拉·阿历克赛也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生于一九〇四年。母亲给“大户人家”当老妈子，哥哥在伏林斯克省西南铁道谢拜托夫卡站的车厂里当铁工。我在初级小学里念过书。从一九一五年起，就给车站食堂当小茶房。

一九一八年在车站的材料栈房里，给火车锯木头，后来又到市发电站里当小火夫。

一九一九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四年成为联共（布）党党员。

参加过国内战争，当一个士兵。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间，我做过下列的各种工作：任青年团区委会的秘书，以后在边疆的青年团府委员会中，任普遍军训营的军事委员，继而任谢拜托夫卡青年团府委员会的委员，后又任伊夏斯拉夫青年团区委会的秘书。被选为伏林斯克省委员会的委员。

自一九二六年起，重病把我赶出了队伍。一直到一九三〇年都未曾领导组织工作，躺在床上。眼睛瞎了。仅仅从事宣传工作。领导党的学习小组。就在这几年中，读完共产主义函授大学。

一九三〇年我成为一个作家。在文学战线上继续工作到现在。

改写者附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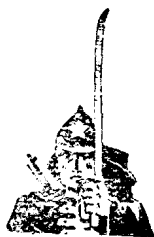
奥斯特洛夫斯基于一九三六年因病去世。除了这部著作外，他还写有另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反映乌克兰人民在内战时期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因作者逝世没有完成。

目 录

作者自传	1
------	---

第一章	少年时代	1
第二章	峥嵘岁月	11
第三章	情窦初开	25
第四章	腥风血雨	29
第五章	同仇敌忾	37
第六章	铁窗生涯	44
第七章	依依惜别	52
第八章	战斗年华	57
第九章	冲锋陷阵	67
第十章	分道扬镳	78

第十一章	一刀两断.....	81
第十二章	一网打尽.....	87
第十三章	严峻考验.....	91
第十四章	死而复生	103
第十五章	光荣入党	110
第十六章	政治委员	117
第十七章	战友重逢	124
第十八章	嫉恶如仇	128
第十九章	战胜病魔	132
第二十章	革命伴侣	140
第廿一章	继续奋斗	149
再版后记		156



第一章

少年时代

保尔在学校的时候，他把圣经背得很熟，他的圣经课，总是得五分。一天，他听到一个瘦个子的老师讲地球和天体，保尔张着大嘴，惊奇地听着。

老师说：

“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星和地球也差不多……”

他觉得很怪，要不是怕人家笑话，他就想问：

“先生，这怎么和圣经上说的不一样呢？”因此他决心要问问神父。

一天，上圣经课了。那个身穿法衣，脖子上挂着一个又

笨又重十字架的大胖子神父刚坐下，保尔就把手举起来要求发言。经神父允许，他站起来说：

“神父！为什么四年级的先生说：地球已经有了几百万年，不象圣经上说的五千……”还没等他说完呢，神父就用他那公鸭嗓，大声申斥地说：

“混账东西！你胡说什么？这是你从圣经上念来的吗？”那老胖子也不等保尔回答，扯着他耳朵就往墙上撞。一分钟以后，又把吓昏和撞伤了的保尔推出去了。

第二天，经保尔妈妈到学校去，跟瓦西里神父苦苦求情，才又让他上学了。

从这天起，保尔就恨死了神父；恨他，也怕他。他把仇恨都记在心里，永远也不忘神父这顿无理的毒打。所以他总憋着气，变得什么时候也不爱出声了。

这位瓦西里神父以后还常罚他：一到上圣经课，为了针尖大的小事，也罚保尔在教室的墙角站着，并且不问他功课。因为这个原因，保尔功课就不及格，在放假以前还得到神父家中去补考。

这一天，保尔和几个功课不及格的小孩，到神父家里补考去了。在厨房里薛尔吉小声对保尔说：

“给这老秃子撒上一把吧！”保尔就捏了一把烟丝子，撒在预备过节蒸馒头的发面上了。

在下次上圣经课的课堂上，神父瞪着凶恶的眼睛说：

“在我家里补考的人站起来！”他那两颗小绿豆眼，盯盯地望着那六个小孩。后来他让那两个小女孩坐下，然后对

四个男孩子说：

“小鬼们！到这边来！”神父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他们四个跟前说：

“你们这四个小无赖！谁抽烟？”

四个小孩一齐小声说：

“神父！我们全不抽。”

神父涨红了脸，大声吵着说：

“混账东西！你们不抽烟，那发面里的东西是谁弄的？好，我翻。把口袋里的东西全掏出来。”

神父把那三个小孩的口袋连线缝都翻到了，可是什么也没有。他又向着黑眼睛、穿着灰衬衫、蓝裤子、膝盖上打着补丁的保尔说：

“你怎么象木头似的站着呢？”

保尔恨透了他，瞪着他粗声地说：

“我一个口袋也没有。”

“哼！没有口袋？你的心思我还不知道！谁把发面糟蹋了的？你还想在这里念书？你这小坏蛋。这回可不能象上回那样便宜你，你给我滚出去！”神父使劲拧着他的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随手使劲把门关上了。

大伙愣了，谁也不知道保尔因为什么要被开除，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薛尔吉知道底细。

保尔被学校开除以后，他母亲好容易给他找了一个当小伙计的地方，这一天母亲领他去上工。

那个车站食堂的老板，用那无神采的眼打量着保尔问他

几岁，他母亲替他回答说：

“十二岁。”

老板慢声地说：

“留下看看吧！现在一月给两块钱，当班时候管饭，早七点上班，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七点，隔两天歇一天……可不许偷东西！”

保尔的母亲连忙说：

“呵！不会，老板！我们保尔不会偷东西，我担保。”

老板眼皮一沉说：

“好吧！今天就上工吧！”他转过去跟一个女店员说：

“姬娜！把他带去，交给冯露亚，顶替葛斯加的事情。”

女店员放下刀子，向保尔点点头，就走过饭厅，向洗碗那屋走去。保尔跟在她后面，他妈也跟着他一起走，小声地对他说：

“保尔，你可要好好干，别丢脸呵！妈的好孩子。”母亲说完之后，眼睛盯着送他，然后自己走回去了。

洗盘子洗碗的事情忙极了，桌子上那么一大堆盘子、碟子和刀叉……几个女工用毛巾在那里擦。一个比保尔大一点的孩子，正在烧两个大茶壶。在这个屋子里，因为有一大锅洗碗的水冒着热汽，屋子里白蒙蒙的。保尔才到，连女工们的脸面都看不清，他发呆地站在一边，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这时候，姬娜走到正在洗盘子的一个女人跟前说：

“冯露亚！这是刚雇来的小伙计，顶替葛斯加的。”然后又对保尔说：

“她是这里的头儿，她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保尔点点头。那个女人擦了一下汗，又打量打量他，愉快地对他说：

“小兄弟！你看见那个大铜锅吗？每天早晨到时就得起把它烧开。木头是自己劈，那两个大茶壶也是你的事，另外你再帮助擦刀子、叉子、倒脏水。”

门开了。进来三个堂倌，端着一大堆该洗的盘子。那个三角脸的家伙问保尔是谁？冯露亚告诉他说是新来的。他把大手按在保尔肩膀上说：

“到时候水得烧开，你看！现在已经灭了一个。今天先饶你，明天要是这样，可得吃耳光啦，明白吗？”

保尔预备烧水壶去了……

保尔把该做的事都做了，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钟，累得浑身都没劲了，好不容易才把这两壶水烧得滚开，交给那个接班的。

保尔跟女工人们一道出了车站，慌忙往家里走。头一天算是过去啦！也该歇歇了，虽然说他还不能完全自立，可是他也是一个工人了。

太阳照着火锯工场，他走过了律师李士真家的别墅，就到了他家的小房跟前。他母亲一看到他，就赶忙问他今天的事情做得怎么样？保尔说：

“还可以！”他从窗口一眼看到哥哥阿尔青的大肩膀，他的心马上就发慌啦。忙问他妈说：

“我哥哥回来了？”

“是的，昨天晚上才到家的，他要在火车工厂里作事了。”
他哥哥看他走进屋来就说：

“呵！是你撒烟丝了吗？……算了。你好哇！小弟弟！”

保尔暗想再往下说，就没好听的了，不挨揍、也得挨一顿骂。保尔有点怕他哥哥。

但是阿尔青并没骂，他站起来到厨房里去了。保尔这才出了口长气，心里想道：

“看样子，这回也许不会挨打啦。”

在喝茶的时候，阿尔青叫他把开除的那些事告诉他。保尔一五一十地说了，他哥哥说：

“算了，水泼了也收不回来，以后可别胡闹了，别再给妈找麻烦。现在你岁数小，等过一年，我想法叫你到车场去当学徒，哪能给人家洗一辈子碗？一定得做一个人，学一种本事。妈妈也不能再工作了，在混蛋们跟前弯腰也弯够了。你得好好地、好好地做一个人！”接着他对母亲说外面还有事，要出去一趟。

阿尔青站起来，又高又大，穿上短褂就走出去了。当他走到窗户跟前，他大声地对保尔说：

“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等会妈就拿给你。”

保尔天天照常上工，他在食堂里一直做了两年。这两年里，保尔的工钱只涨了五角钱。他整天就在厨房和洗碗那地方打转，事情又忙又多，二十多个厨子和十个堂倌，总不得闲。

保尔长得又高又壮，但是他不喜欢多讲话，要不是因为他比谁都能吃苦，人家早就不要他了。

堂倌们一天就能分四五块钱的小账，可是他们净赔钱，不是喝光了，就是输光了。保尔恨他们，骂他们是混蛋。他常想：“我哥哥是一个头等的旋盘匠，一月只挣十二块钱，我只挣两块五，他们一天就挣这么多——回头就喝了或是输了。”因此，保尔把他们和老板都当另一种人看。

一天，礼拜六的晚上，保尔正在楼下的厨房里，忽然听着从楼上下来两人，后边那一个说：

“普鲁夫先生！等一会。”普鲁夫站下了，转过身来不高兴地问：

“什么事？”

保尔看出来那后面的人是冯露亚，只听她带着要哭的声音说：

“先生！那中尉给你的钱呢？”

普鲁夫眼一瞪说：

“钱？我没给你？”

冯露亚说：

“他不是给你七十五块……”

普鲁夫说：

“七十五块？我的好太太，就凭你是个刷盘子的……给你十二块钱就不少了，这你还得谢谢我呢！睡一宿就有干干净净的十二块大洋票子到手！人家并不都是傻子，我再给你添五块，别再找麻烦，下回我再给你找个好的。”说完把钱

扔在地下就进厨房去了。

“你这个害人鬼，狼心狗肺……”冯露亚在后面骂他，接着就捂着脸，靠着柴火堆哭开了。

保尔眼看着这事，他一声也不响，可是他用力地抓着那扶梯的铁柱子想：“连冯露亚都让他们给出卖了……好大姐呀！”

他又想起别的女工，哪一个不是给几块钱，就把她们卖给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呢？谁不服就得被他们撵出去。他想到这，就更恨普鲁夫他们那些家伙了，也更恨这周围的一切。他希望快些长大，跟他哥哥一样有劲。他心想：“我要有劲，我一定打死这些流氓。”

这一天夜里三点钟，保尔给铜锅里添了火，屋里一个人也没有，他就蹲在炉门旁边，想起了冯露亚和周围的事，他心中十分发烦，不想再干下去了。这时候他的好朋友——克林加跑进来了，问他道：

“你干什么呢？对着火炉子。”

保尔说：

“什么也没干，就是不痛快。”

克林加说：

“你今天碰到倒霉的事了吗？”

保尔说：

“今天？我从到这里来就碰到了。你看看，我们就是做到死，又能有什么出息？他们一不高兴就揍咱们一顿，还不许还手，累死也讨不来他们一个好啊……”

克林加忙按着他的嘴说：

“别这么大声说，叫人家听着该……”

保尔跳起来说：

“听见就听见，反正我不干了。这里比乱尸岗子都不如，除去流氓就是无赖。拿人不当人看……”

克林加怕别人听见保尔的话，他把厨房的门关上，又往炉里添了点柴火，然后向保尔说：

“你的书呢？”

保尔说：

“没书看了，书店关门了。”

克林加说：

“今天早晨书店不是还开着门吗？”

保尔说：

“宪兵把卖书的抓去了，大概是因为反对沙皇。”

克林加倒退一步问：

“真的？”

保尔说：

“倒也说不定。”

这时候进来一个老妈子，看看他们说：

“孩子，这么晚了，你们去睡一会儿吧！我给你们看着火。”她抱着他俩的肩膀，把保尔和克林加送出去了。

正月里的一天早晨，保尔做完了事，本来是该回家了，可是没有人来接班，他问老板娘怎么办？她说再接着干一班。活累不说，连觉都捞不着睡，他又熬到第二天早晨。天朦朦

亮的时候，他还得灌一铜锅水，再把它烧开。

他打开水龙头，没有水，所以他让龙头开着。因为太困太累，他倒在柴堆上就睡着了。隔了一会儿水来了，装满了水槽，接着就流了满地。从门底下流到了饭厅，把旅客的皮包、提箱都浸湿了。一直到把一个睡在地板上的旅客惊醒，大伙才知道，一吵闹，普鲁夫就跑过去，一开门水流的更多了。他朝着正睡得熟乎乎的保尔身上，没鼻子没脸地打起来，直打得保尔周身疼痛、麻木，差不多不能回家了。

第二天阿尔青给保尔报了仇，把那小子痛打了一顿，脸都给打出了血。阿尔青被宪兵队抓去押了六天。那一天晚上阿尔青回来了，坐在保尔旁边向他说：

“弟弟！好点吗？你别着急，我在电力站给你找着事情了。”保尔激动得紧抓住他哥哥的大手。从此他再也不到食堂做工去了。

